



剑桥哲学史

1870 - 194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英] 托马斯·鲍德温 编
周晓亮 等译

CAMBRID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omas Baldwin

剑桥哲学史

1870-1945

[英]托马斯 鲍德温 编

周晓亮 等译

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2005—58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哲学史(1870—1945)/[英]托马斯·鲍德温(Thomas Baldwin)编;周晓亮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

书名原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70—1945

ISBN 978-7-5004-9001-2

I. ①剑… II. ①托…②周… III. ①哲学史—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732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享有本书全球中文(简体)版专有使用权。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责任编辑 张 红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77.75

字 数 1118 千字

定 价 100.00 元(上、下卷)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名单

【xi】

Christopher Adair – Toteff 克里斯托弗·阿代尔—托特夫 [美国]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Walter Adamson 瓦尔特·亚当森 [美国]
埃莫里大学历史系

James Allard 詹姆斯·阿拉德 [美国]
蒙塔纳州立大学历史与哲学系

R. Lanier Anderson R. 拉尼尔·安德森 [美国]
斯坦福大学哲学系

Leslie Armour 莱斯利·阿穆尔 [加拿大]
渥太华大学

David Bakhurst 大卫·巴库斯特 [英国]
安大略，金斯敦女王大学哲学系

Thomas Baldwin 托马斯·鲍德温 [英国]
约克大学哲学系

David Bell 大卫·贝尔 [英国]
设菲尔德大学哲学系

Richard Bellamy 理查德·贝拉米 [英国]
雷丁大学政治学系

James Bohman 詹姆斯·博曼 [美国]
圣路易斯大学哲学系

Luciano Boi 卢西亚诺·博伊 [加拿大]
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

James Bradley 詹姆斯·布拉德雷 [英国]
纽芬兰梅莫利尔大学哲学系

Alex Callinicos 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英国]
约克大学政治学系

Jonathan Dancy 乔纳森·丹西 [英国]
雷丁大学哲学系

John Dawson 约翰·道森 [美国]
宾州大学哲学系

Cornelius Delaney 科尼利厄斯·德莱尼 [美国]
圣母院大学哲学系

【xii】 Luciano Floridi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 [意大利]
牛津大学沃尔弗森学院

George Gale 乔治·盖尔 [美国]
密苏里大学哲学系

- Sebastian Gardner 塞巴斯蒂安·加登纳 [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
- Manuel Garrido 曼努埃尔·加里多 [西班牙]
马德里大学逻辑与科学哲学系
- Raymond Geuss 雷蒙德·居斯 [美国]
剑桥大学哲学系
- Simon Glendinning 西蒙·格伦迪宁 [英国]
雷丁大学哲学系
- Rhiannon Goldthorpe 莱安农·戈德索普 [英国]
牛津圣安娜学院名誉研究员
- Paul Guyer 保罗·盖耶 [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系
- Michael Hallett 米歇尔·哈雷特 [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哲学系
- Rom Harré 罗姆·哈雷 [英国]
乔治敦大学心理学系
- Ross Harrison 罗斯·哈里森 [英国]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 Gary Hatfield 加里·哈特菲尔德 [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系

- Geoffrey Hawthorn 杰弗里·霍索恩 [英国]
剑桥大学社会政治学学院
- David Holdcroft 大卫·霍尔德克罗夫特 [英国]
利滋大学哲学系
- Christopher Hookway 克里斯托弗·胡克维 [英国]
设菲尔德大学哲学系
- Thomas Kasulis 托马斯·卡苏里斯 [美国]
俄亥俄州立大学比较研究所
- Thomas Leahey 托马斯·利希 [美国]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
- Daniel Leduc - Fayette 达尼埃尔·勒迪克-费耶特 [法国]
巴黎第四大学法国哲学研究中心
- James Livingston 詹姆斯·利文斯顿 [美国]
弗吉尼亚威廉斯堡威廉与玛丽学院宗教系
- Michael Martin 迈克尔·马丁 [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
- Marie McGinn 玛丽·麦金 [英国]
约克大学哲学系
- 【xiii】 Brian McLaughlin 布莱恩·麦克劳克林 [美国]
拉特格斯大学哲学系

F. C. T. Moore, F. C. T. 莫尔 [英国]
香港大学哲学系

Peter Nicholson 皮特·尼科尔森 [英国]
约克大学哲学系

Stanley L. Paulson 斯坦利·L. 保尔森 [美国]
华盛顿大学法学院

Herman Philipse 赫尔曼·菲利普斯 [荷兰]
莱顿大学哲学系

Christian Piller 克里斯琴·皮勒 [奥地利]
约克大学哲学系

Eduardo Rabossi 埃德华多·拉沃西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系

Alan Richardson 阿兰·理查德森 [加拿大]
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

Richard H. Roberts 理查德·H. 罗伯茨 [英国]
兰开斯特大学宗教研究系

Artur Rojszczak 阿图尔·罗杰斯扎克 [波兰]
雅盖罗尼亚大学哲学学院认识论系

Thomas Ryckman 托马斯·里克曼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

- Merrilee H. Salmon 梅里李·H. 萨蒙 [美国]
匹茨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 Michael Scalan 迈克尔·斯坎伦 [美国]
奥勒冈州立大学哲学系
- Margaret Schabas 玛格丽特·沙巴斯 [加拿大]
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
- Peter Simons 彼得·西蒙斯 [英国]
利兹大学哲学系
- Edgar Sleinis 爱德加·斯莱尼斯 [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大学哲学系
- Barry Smith 巴里·史密斯 [英国]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
- Jan von Plato 扬·冯·普拉托 [芬兰]
赫尔辛基大学哲学系
- Jan Woleński 扬·沃伦斯基 [波兰]
雅盖罗尼安大学哲学学院认识论系
- Eli Zahar 埃利·扎哈尔 [英国]
伦敦经济学院荣誉讲师

中文版序言

将《剑桥哲学史 1870—1945》译成中文，是西方哲学家与东方哲学家相互理解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的阶段性工作。在为中译本所做的这篇序言中，我将描述一下《剑桥哲学史》丛书的基本目的和独具特色，然后再对本卷做专门的讨论。

一 《剑桥哲学史》丛书

《剑桥哲学史》丛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 1967 年《剑桥希腊晚期与中世纪早期哲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 的出版上，它是由 A. H. 阿姆斯特朗 (A. H. Armstrong) 编辑的。该书包括八个部分，每一部分大约由五章组成，涉及的是哲学传统史，这一哲学传统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古典哲学家的著作为基础的，然后由奥古斯丁、普罗提诺和拜占庭时期的其他人所推广，并经由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和波斯哲学家，以及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经院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来。这些章节各由从事相应研究工作的不同专家写成，而阿姆斯特朗认为，他作为编者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些作者将这些不同的时期和语境联系起来。我觉得之所以要出这本书的理由恐怕就在于如下情况：1962 年至 198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W. C. K. 格思里 (W. C. K. Guthrie) 的不朽之作六卷本的《希腊哲学史》(*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按照他的计划，这套书涉及的主题仅限于希腊早期至古典时期，不包括以后的时期（尽管原来设想了关于希腊化哲学的另一卷，但格思里只写到亚里士多德为止）。因此，阿姆斯特朗的这一卷就接着格思里对古典哲学史进行讨论。他非常明智地决定由一批专业作者

来做这件事，而不打算由自己全部承担。

几年以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在阿姆斯特朗这一卷成功的基础上，委托编撰一套多卷本丛书，将格思里和阿姆斯特朗等人的哲学史加以扩展。随后两卷是克雷茨曼（N. Kretzmann）、肯尼（A. Kenny）和平伯格（J. Pinborg）编辑的《剑桥中世纪晚期哲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1988），施密特（C. B. Schmit）和斯金纳（Q. Skinner）编辑的《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 1988）。这两卷的形式有所改变，因为两卷都由一系列章节组成，每一章都由该论题方面的一位专家撰写。同时，《剑桥哲学史》丛书确立了它独具的特色：那就是，对该时期哲学中的特定论题或领域，如逻辑、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提供材料翔实的批判性概述。因此，这两卷既不打算对该时期的哲学发展提供单一的历史叙述，即由单独一位作者所写的书可以提供的那种叙述，也不提供专门章节对该时期的单个哲学家进行论述。这一时期的哲学是按照论题划分的，而不是依据单个哲学家及其著作来划分的。之所以这样安排的理由是：其他许多参考书（像 R. 奥迪编辑的《剑桥哲学词典》）对单个哲学家做了介绍性的批判论述，而《剑桥哲学史》丛书所提供的对重要论题的概述，往往是这些参考书中找不到的。

这套丛书扩展的下一阶段，就进入了“近代”（后中世纪）时期，这一卷是关于 17 世纪哲学的，出版于 1998 年，这就是由 D. 加伯（D. Garber）和 M. 艾耶尔（M. Ayer）编辑的《剑桥 17 世纪哲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它实际上由两卷组成，有 30 余章，每一章都是长篇大论，涵盖了该世纪哲学研究由于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发生转变以来欧洲哲学的主要论题。最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委托编撰了另外三卷哲学史，论述 18 世纪、19 世纪、20 世纪的哲学——除此以外，出于我下面将说明的理由，决定 19 世纪那一卷应截止于 1870 年，“20 世纪”这一卷应论述 1870 年至 1945 年期间的哲学。我所编辑的是这套丛书的最后一

卷，即这里被译成中文的一卷。这一卷出版于2003年；K. 哈康森（Knut Haakonssen）编辑的18世纪哲学卷出版于2006年，而19世纪哲学卷尚未完成。除了这几卷以外，《剑桥哲学史》丛书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扩展。2005年，由K. 阿尔格拉（K. Algra）、J. 巴恩斯（J. Barnes）、J. 曼斯菲尔德（J. Mansfield）和M. 斯科菲尔德（M. Schofield）编辑的《剑桥希腊化哲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Hellenistic Philosophy*）出版，这一卷论述的是阿姆斯特朗早先那一卷没怎么说到的部分，阿姆斯特朗那一卷之所以对这部分没有说，无疑是因为当时设想格思里的希腊哲学史会将希腊化哲学包括在内。2009年，由S. 纳德勒（S. Nadler）和T. M. 卢达夫斯基（T. M. Rudavsky）编辑的《剑桥犹太哲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将要出版，它对贯穿古今欧洲哲学的连续不断的独特传统做了非常必要的概括。

二 《剑桥哲学史 1870—1945》的策划和编辑

现在，回过头来说我所编辑的《剑桥哲学史 1870—1945》（*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70—1945*）这一卷，首先说一说如何确定以1870年为起点，以1945年为终点。以1870年为起点是由19世纪卷的编者艾伦·伍德（Allen Wood）为我定下的，因为他强调，他所设想的那一卷无法既专门论述包括费希特、黑格尔及其追随者在内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主要论题，J. S. 密尔（J. S. Mill）等人所表达的英国经验主义对这一传统的反应，而同时又论述19世纪末的所有新哲学运动。虽然我起初对以1870年为起点有点抵触（因为原来我同意编辑的是“20世纪”哲学卷），但经过考虑我明白了，起点上的这一变化从道理上说是可取的。因为在1900年的哲学争论中没有任何意义重大的突变，能使这一年成为新一卷开始的合理时间，而在1870年左右，伴随着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运动，奥地利的布伦塔诺的意向主义实在论，英国和美国的绝对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法国的柏格森形而上学心理学（所有这些

都包含着对后达尔文主义世俗科学世界观的反动，在当时，那种世界观正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出现了一个横跨欧洲和北美的惊人的哲学复兴。如我在该卷的“序言”中所说，这个复兴是与1870年以降整个欧洲大学教育的巨大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一发展导致了大学哲学系的日益增多，从而导致了作为一个大学学科的哲学的发展。比方说，这个学科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其中有些刊物，譬如于1876年创刊的主要英文刊物《心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至少从欧洲哲学的角度看，我们有恰当理由以1870年作为起点，对“20世纪”哲学进行专题性的批判概述。

一旦同意了起点，那么，很显然，就不能指望这一卷会涵盖整个20世纪。因为那样对于单独一卷来说需要讨论的内容太多了。于是，我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达成一致，这一卷截止于1945年。选择这个日期首先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打断了欧洲及其他地方的理智活动，以致在战争结束和战争的影响开始消除之后，出现了许多新的哲学探讨（如法国和德国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国的逻辑批判和英国的日常语言哲学等），对它们的理解和评价会使人们远远超出战前哲学的范围。我也乐于因此而免除了一个责任，即不用决定1945年后的哲学在哪些方面是最有意义的，因而值得在这一卷中论述。在做出这类决定时，人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运用自己的判断，但这很容易在论述当前的哲学著作时，不恰当地受个人偏好的左右。而与此相反，当人们考察较早的作品时，因为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可以对这些作品进行争论和做出批判性的评价，所以就比较容易鉴别它们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当对这一卷的终点达成了一致，最后就决定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为界，将本卷分为两部分。这并不是因为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哲学争论的严重中断，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中断那样（我在本卷“插入篇”中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哲学的影响），而主要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上，我们很难找到这样一些专家，他们能够并愿意全面论述从1870年至1945年的主要哲学论题。而将这一时期分为两部分，就使得撰写特别与其中一个时期有关的那些论

题，对它们进行集中阐述，变得容易得多。例如，1870年至1914年的数学哲学主要与狄德金、康托尔、希尔伯特、弗雷格和罗素等人争论的数学基础问题有关；与此相反，1918年至1945年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数理逻辑及斯柯伦、哥德尔、塔尔斯基和丘奇的研究成果上。如果要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纳入有关1870年至1945年数学哲学的统一单独一章来阐述，那绝非易事，也特别不合理。在有些哲学领域，这种划分既不必要，也不恰当。本卷第九篇“哲学的多样性”中的各章，就论述了本卷大部分时期所涉及的论题和争论。但总的来说，将本卷涉及的论题分为两部分所取得的效果是好的，而且我认为，它有助于使这一卷更容易理解、更加有用。

在决定哪些论题包含在本卷中，哪些不包含在本卷中的时候，我得到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委任的顾问组的帮助，其中包括雷蒙德·居斯（Raymond Geuss）、保罗·盖耶（Paul Guyer）和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剑桥根据论题进行讨论的传统，而同时又确保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哲学工作有一个合理的全面概括。我物色了一些作者按论题撰写主要章节，可是，很明显，如果根据这些作者的兴趣和能力，那么，关于柏格森、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工作的重要讨论就不会包括在本卷之内，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打破剑桥的传统，对这些主要人物各设简短一章，纳入本卷内。因此，本卷在安排上与其他大多数卷有所不同，而另外一些决定又使这些不同更加突出了：本卷由60多个简短章节组成，涵盖了比其他卷大得多的论域范围。这部分上是因为“哲学”这个学科在这一时期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而且还因为，我决心将关于哲学“应用”领域——物理哲学，经济哲学，法律哲学等——的讨论包括进来，与对这个学科人们熟悉的核心理论——逻辑、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伦理学等——的讨论并驾齐驱。这反映了我的一个信念，即哲学的论证不但应当在哲学争论的内在辩证法中得到评价和鉴别，而且应当根据它们对其他研究领域的贡献来进行评价和鉴别。我还大胆地将有关欧洲和北美之外哲学发展的某些讨论包括进来，于是，这里就有了关于俄

国哲学、拉美哲学和日本哲学的章节。这是对剑桥丛书传统的又一个背离（我的编辑顾问们对此并不太喜欢）。但我认为，这样做的是有价值的，它多少承认了在这一时期活动的其他哲学传统的存在。

托马斯·鲍德温

2008年9月

英文版序言

[1]

本卷内容以 1870 年为开端，以 1945 年为结尾。1870 年，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战役大败法兰西军队；1945 年，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败绩。在此期间，德国曾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确曾两次试图主宰欧洲。也是在此期间，德国哲学家以及奥地利传统的哲学家对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但在 1945 年以后，无人会明显坚持这一看法。因此，本卷在某种意义上也涵盖了德国哲学影响在这一时期的兴衰沉浮。

本卷开篇几章描述和讨论 1870 年及其随后 10 年间哲学论辩的主流动态。在此期间，新的哲学活动繁荣兴盛，其中包括德国的新康德哲学运动，英国的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美国的实用主义开端，布伦塔诺（Brentano）及其奥地利追随者的成果，等等。为了说明这些章节内容的相关背景，我将简要勾画一下 19 世纪 70 年代世界政治与文化的状况。

从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到 1871 年巴黎沦陷，立即造成了几个意义重大的发展结果。普鲁士军队的胜利，最终说服南德诸公国加入普鲁士王国，由此建立起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1871 年，威廉一世（Wilhelm I）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称帝，俾斯麦（Bismarck）出任他早就力图建立的新统一的德国首相，至此，新的德意志帝国得到完满实现。与此同时，法国议会在波尔多举行会议，宣告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的终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由于法兰西政府早先为了保卫法国已将其卫戍部队从罗马撤离，庇护九世（Pius IX，他在梵蒂冈会议上刚刚通过教皇“永无谬误论”的提案），此时已经无力阻止意大利吞并罗马，使意大利的统一得以完成。1871

年，德意志、法兰西与意大利三国各自确定了自己的边界，建立了自己的政体，并且使其一直延续到1914年。

- 【2】 在欧洲其他地区，后来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半岛的纷争开始愈演愈烈；为了争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地区（这些地区的复杂历史与不同的效忠对象，现在又使我们麻烦不断）的控制权，土耳其、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三方之间展开斗争。当然，在此背景中，俄国人也并非遥遥在外，但在19世纪70年代初，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此前，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于1861年发动的农奴解放运动已经进行了10年，但到1870年，很显然，由于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加剧，他的改革意愿已经终止，镇压开始了。自不待言，英国力图置身度外，无意染指欧洲大陆发生的冲突。但冲突却不期而至：由于不满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结果导致在1870年建立了旨在恢复“地方自治”的联盟。不过，英国政府更为关心的是加强和拓展海外领地，将其中一部分并入一个帝国，于是在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接受英国首相迪斯累里（Disraeli）的邀请，加冕为印度女皇。

这种英式帝国主义的行径并非独此一家。1871年，记者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在坦噶尼喀湖畔的乌吉吉村迎接了“一度失踪的”苏格兰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成为一个著名事件；不久，欧洲对中非的探险便告完成；随后，拉开了争夺非洲的序幕；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与德意志诸国，在柏林会议（1884—1885）上瓜分了非洲。本卷所涉及的这一时期，即从1870年到1945年，委实是欧洲帝国主义如日中天之际，不仅海外帝国四处扩张，而且欧洲移民大量外迁，遍及南北美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而当地居民则成了牺牲品。

下面我们抛开政治历史，谈谈当时自然科学的状况。20世纪科学的两个根本思想，正从此时开始了长期的发展历程。1873年，麦克斯韦尔（Clark Maxwell）发表了他的《电磁学通论》（*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所提出的电磁理论指导了物理学随后